

一世多艰 是诗词拯救了她 而她又“复活”了诗词

《掬水月在手》

“还原”叶嘉莹

热爱中国古诗词的人，肯定都听过中国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的名字。10月16日，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了文学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，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叶嘉莹坎坷又传奇的人生。记者看到，像大部分纪录片的遭遇那样，在电影节抢手，在院线却遭冷，豆瓣评分高达8.2，但票房才150万。



《掬水月在手》出现了大量的器物 and 景物，即“空镜头”。



叶嘉莹先生

电影节火爆而院线遇冷

据悉，《掬水月在手》是陈传兴导演继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系列之《如雾起时》《化城再来人》后的第三部文学纪录片，也是他的“诗的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。作为叶嘉莹先生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，《掬水月在手》辗转十个地区，采访43位受访者，历时近两年才完成拍摄制作。主创团队采访了叶嘉莹本人和她的学生白先勇、席慕蓉、汉学家宇文所安等名家，凭借影像之光将这位诗词大家的一生娓娓道来。

记者了解到，该片在今年上海

国际电影节展映时，影片开票5秒售罄，反响热烈。然而上周五登陆影院市场后，因为小众文艺、院线选择等因素，目前排片仅0.7%。

许多观众被叶嘉莹先生丰富一生融于诗词世界而感佩，也有一些观众认为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叶先生的人生精髓，大量大光圈唯美空镜头似乎在讲述诗词的曲高和寡，但事实上，诗词通过叶先生之手，变得更为亲民大众，也让她的“弱德之美”变得更为可习得可传播。

记者看完该片的感受跟不少影迷一样：这是一部既有观影门槛也没有门槛的电影，一旦进入，沉浸其中，就会感觉回味无穷。

延伸阅读

叶嘉莹：坎坷而传奇的人生

叶嘉莹在《掬水月在手》中多次提到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”，这句话其实也是她的人生写照。

叶嘉莹一生经历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，走过了动荡飘零的年代，是诗词支持她走过苦难，她将感悟总结为“弱德之美”，即在逆境之中仍然坚守的定力。

她出生于1924年的北京，那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年代，七七事变爆发，她刚上初中二年级，亲眼看见从各地逃难来京的百姓，连上学路上都能目睹“饿殍满道”的惨状。

从小学到大学，叶嘉莹的父亲因投入抗战没有陪伴在她身边。17岁那年，她的母亲也突然去世，带着沉重的悲痛，她一连写下了八首《哭母诗》。1948年，她与丈夫在战乱中一同撤退到台湾。“转蓬辞故土，离乱断乡根”。到了台湾不久，叶嘉莹遭遇“白色恐怖”，先生被捕入狱，三年杳无音信，留她独自一人带着吃奶的孩子。

叶嘉莹的先生出狱后，无法工作，她到台湾大学等多所学校教书，以一己之力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庭。历经忧患的她，对杜甫诗感同身受，她开始在教学期间研究杜诗，讲解杜诗。而学界对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存在不同看法，对杜甫七言律诗的文法也存有一些争议。叶嘉莹利用暑期时间，跑遍台湾各大图书馆，把各个善本书中的相关地方，一字一句抄写下来，重新编辑、注解，形成她日后的研究代表作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。

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展现了杜甫诗歌之集大成的成就，全面详解了杜甫七言律诗的演进和对中国语言诗歌的重要性，此书对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有极大助益。

诗人席慕蓉直言“她就是诗魂”，痖弦称赞叶嘉莹是“穿裙子的士”，她的学生、作家白先勇说：“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古典诗词殿堂的人。”

叶嘉莹不仅在中国台湾桃李满天下，她还辗转到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授课，后来来到加拿大定居，到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式任教。她不得不在国外用英文讲中国诗词，也因此汲取了许多西方文学理论，西学中用，融入阐释中国诗论。

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交，叶嘉莹才终于可以申请回到祖国大陆探亲，她当时激动地写下《祖国行》，开头就写道：“卅年离家几万里，思乡情在时无已。一朝天外赋归来，眼流涕泪心狂喜。”

而不久，叶嘉莹却迎来了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悲恸。叶嘉莹年幼丧母，又在中年经历丧女之痛，她日日流泪，陆续写下了十首《哭女诗》。回国后，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任教，中国刚刚恢复高考，百废待兴，学生求知若渴。她的课程也热门到学生把教室都挤得水泄不通，窗台上、窗外边都是人，学校不得不做听课证。

晚年的叶嘉莹没有退休，持续工作，她将毕生余力全部奉献给中国诗教事业。

叶嘉莹历经近百年的时代动荡，历经海外飘零、亲人离世的颠沛流离，她更能理解古代诗人的离乱与苦难。“一世多艰，寸心如水”，她也把自己的生命苦痛都溶解在诗词里，以轻扬的声调吟诵而出，柔软、有力，恰恰也是她所推崇“弱德之美”的精神所在。

在片尾，记者看到，大银幕上打出的字幕显示，2016年至2019年，叶嘉莹将历年稿酬及出售北京、天津房产的收入约3600万元，慨然捐赠予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，推动诗词教育，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。

据《扬子晚报》、《文汇报》

片中有不少叶嘉莹的吟诵和访谈

《掬水月在手》通过北京四合院的结构模式，展现了叶嘉莹坎坷坚韧、追寻初心的一生。看得出来，其摄制组去到了亚洲、北美洲，足迹遍及北京、天津、西安、洛阳、香港、台北、澳门、温哥华、波士顿等10多座城市。

纪录片中，也有对叶嘉莹先生

本人的深度访谈，从资料显示，摄制组进行了17次的访谈拍摄。令人惊喜的是，片中还有多段叶嘉莹先生的吟诵。另外，摄制组还采访了42位与叶嘉莹先生相熟的人士，以镜头语言来表现她在诗词长河中寻求存在的意义轨迹。

空镜头与配乐结合更显肃穆

《掬水月在手》的配乐也非常有质感。据资料显示，将笙、箜篌、古琴与西式女高音、男中音等的结合，配乐更显沉重、肃穆、悲怆。

而与之相对应的是，《掬水月在手》除了叶嘉莹的讲述以及旁人的采访外，还有很多篇幅是空镜头与配乐的结合，这些空镜头聚焦的对象是佛雕、器具、石碑、壁画、古建筑、山河湖泊等。

记者看到，影片这样处理招来了一些争议，但其实导演是想通过这些历经千年的物象，传递出中国

古典诗词里所包含的人生况味。导演说：“山川不会变、风月不会变、河流不会变。冬天在洛龙门飘过的雪还是当年的雪，我们听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、风拂过水面的声音，还是一样的自然吟唱的声音……电影里出现大量当时的器物 and 景物，所谓空镜头，基本上是由这个引起比兴，由此生出一种诗意的想象。”这些诗意的影像反复讲述一个主题：其实诗就在那在那里，安静地流传至今。